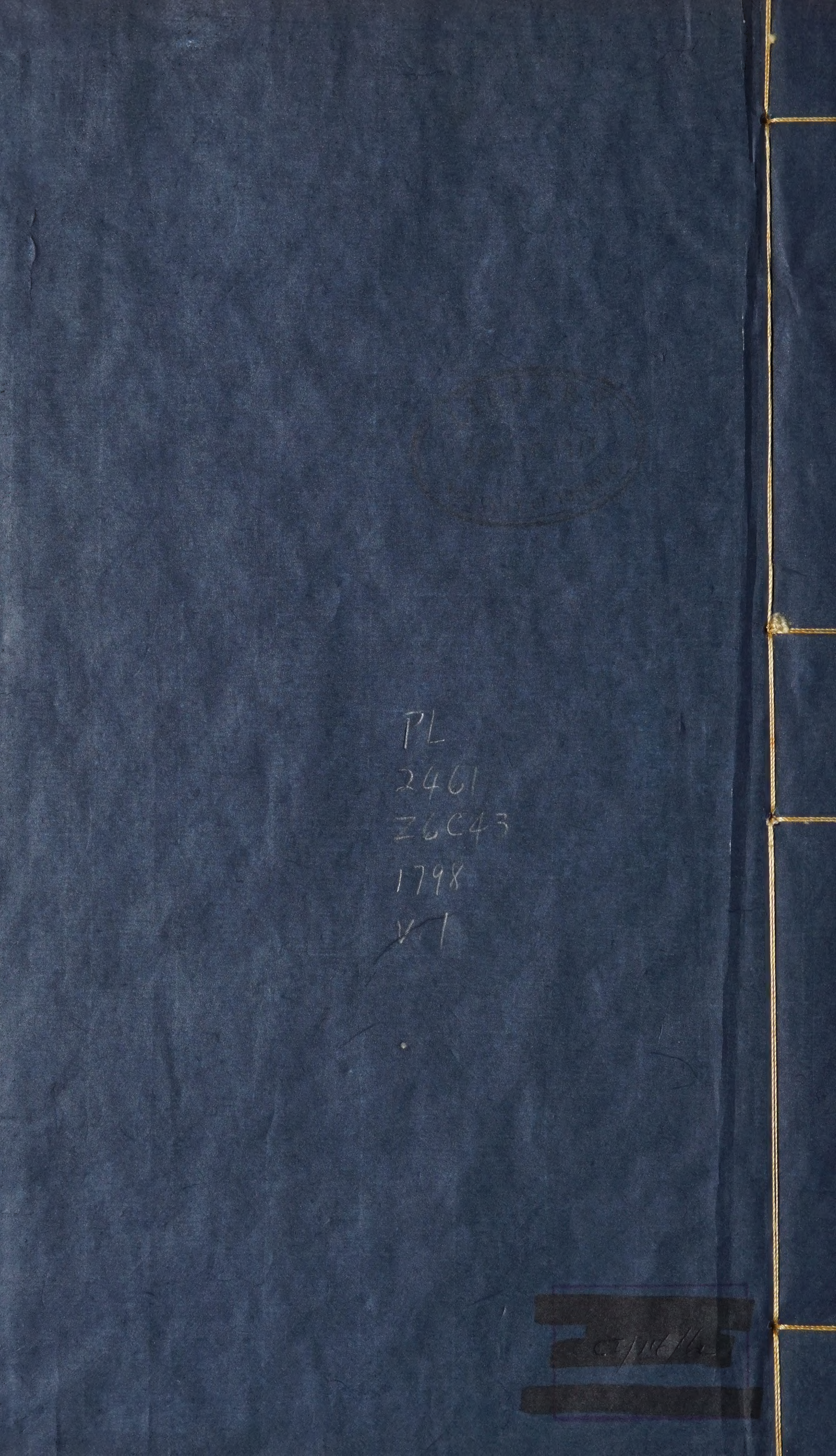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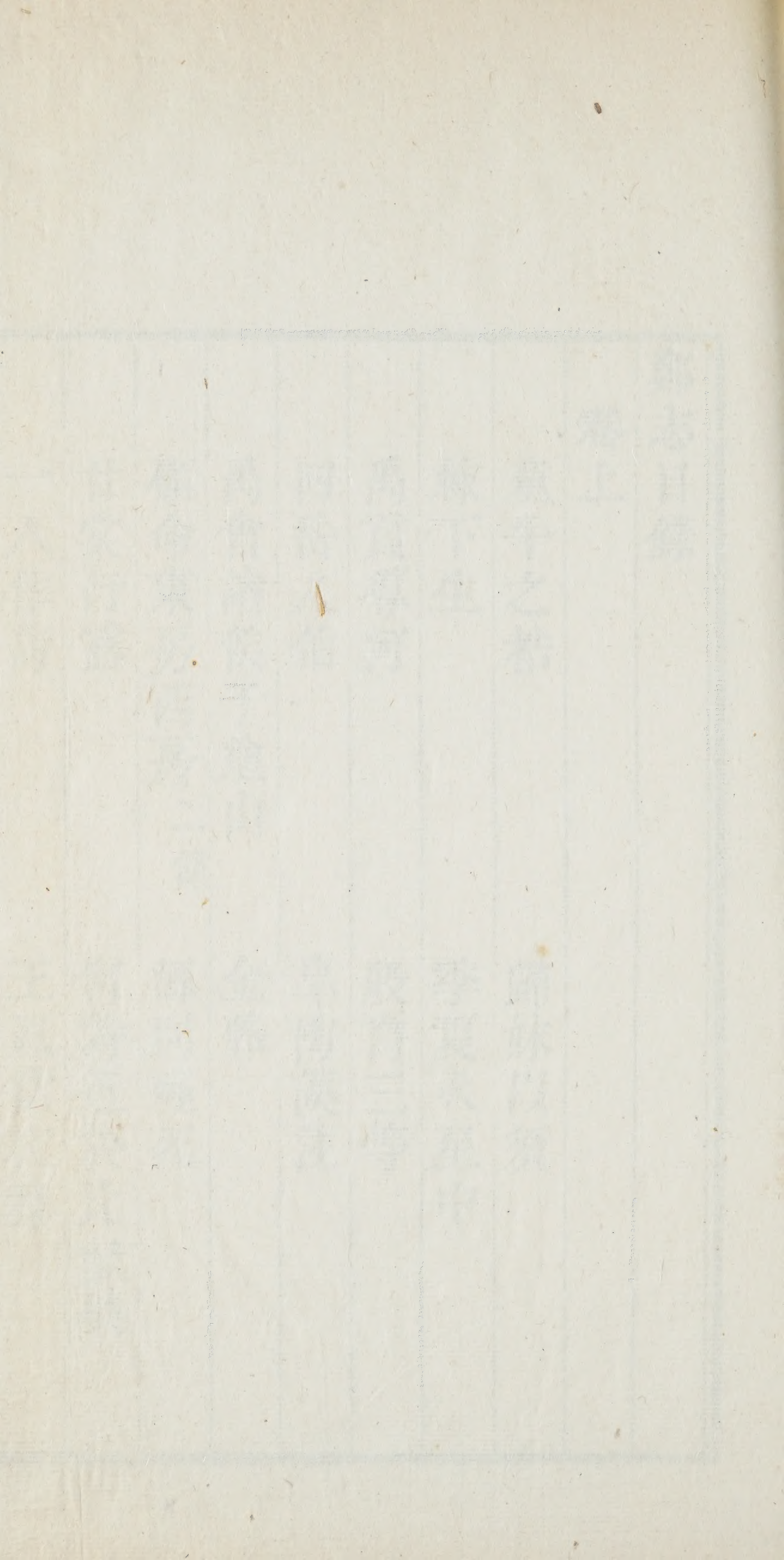






鄭志目錄

卷上

麟趾義　行露
裯　德能正天下之王
騶虞傳　豵
涇渭　楚宮仲梁子
山川能說　蜺箋
平王厲王幽王詩列雅
在位有官職　有女同車序
豳七月在風　皇皇者華
常棣箋　自西徂東箋
棫樸箋　生民箋

卷中

大斂奠堂　師哭廟門外

國有大裁　哭岳

覲亦云朝　四時迎氣四郊

餈次糝　鷄彝鳥彝

韎韋之附注　治兵王自出

刑書　公乃二王後

祖　天子卿賜地

王執鎮圭　脯非食殽

命民社　元衣

三狄　春日合祭

鄭志目錄

鄭志卷上

漢鄭康成譔　孫小同編

冷剛問大畜六四童牛之梏元吉注巽爲木互體震震爲牛之足足在艮體之中艮爲手持木以就足是施梏又蒙初六注云木在足曰桎在手曰梏今大畜六四施梏于足不審桎梏手足定有別否

荅曰牛無手以前足當之　按禮記月令正義冷剛問牛四足何以稱梏鄭荅云牛無手前足施梏也周禮大司寇正義牛無手惟以足言之與此詞稍異而意

竝同

易歸妹以須注云須有才智之稱天文有須

女屈原之姊名女須

荅冷剛云須才智之稱故屈原之妹以爲名 按詩桑扈君子樂胥鄭箋云胥有才知之名孔穎達謂胥須古今字引易注及荅冷剛云云證之其文與此同女須離騷作女須王逸注云屈原姊與此有異○錢繹按說文嬃女字也楚詞曰女嬃之嬋媛賈侍中說楚人謂姊爲嬃漢書高后紀過其姑呂嬃師古曰高后妹是姊妹皆可稱嬃

書贊云我先師棘下生安國亦好此學自世
祖與後漢衞賈馬二三君子之業則雅才好
博旣宣之矣○張逸問贊云我先師棘下生
何人 按水經淄水注引此作何時人○錢東
垣按逸北海人官尚書右丞見鄭康成列傳
荅曰齊田氏時善學者所會處也齊人號之棘下生
無常人也 繹按史記叔孫通傳漢王拜叔孫通爲博
士號稷嗣君徐廣曰蓋言其德業足以繼蹤齊稷下
之風流也稷棘古字通漢書功臣表有棘邱侯襄族
兄祜曰卽稷邱列仙傳有太山道士稷邱君

孫晧原注一作顥問月令季夏火星中前受東方之體盡以爲火星季夏中心也不知夏至中星名

荅曰日永星火此謂大火也大火次名東方之次有壽星大火析木三者大火爲中故尚書云舉中以言焉又每三十度有奇非特一宿者也季夏中火猶謂指心火也 按禮記月令正義載鄭荅孫顥云星火非謂心星也卯之三十度總爲大火與此義同而詞異詩七月流火正義引吳志孫晧與鄭問荅之詞悉與此同王應麟謂康成不與吳孫晧同時吳志亦無此

謂後人因孫晧名氏遂改鄭志爲吳志詳見困學紀聞是證宋本詩疏已訛由不知鄭志者妄改附識於此

趙商問曰禹貢導河至于大陸又北播爲九河然則大陸以南固未播也在於兖州安得有九至于何時復得合爲一然後從大陸以北復播爲九也錢侗按商河內人見後漢書

荅曰兖州以濟河爲界河流分兖州界文自明矣復合爲一乃在下頭子走南北何所求乎觀子所云似徒見今兖州之界不及九河而青冀州分之故疑之

耳既知今亦當知古 又按此條見詩般正義上大陸
以北作大陸已北古字同也

張逸問殷爵三等公侯伯尚書有微子箕子
何

荅曰微子箕子實是畿內采地之爵非畿外治民之
君故云子也

堯典注云始羲和之時主四岳者謂之四伯
至其死分岳事置八伯○張逸問云九州而
八伯者何

荅曰畿內之州不置伯有鄉遂之吏主之伯即牧也

繹按此條見禮記王制正義四岳八伯詩崧高正義賈公彥周禮疏序史記五帝本紀集解陶潛聖賢羣輔錄諸書所載辭語各異皆不引鄭志考伏生尚書大傳八伯者伯夷爲陽伯羲仲之後爲羲伯棄爲夏伯羲叔之後爲羲伯咎繇爲秋伯和仲之後爲和伯垂爲冬伯闕一人焉

皐陶謨注云堯初制五服服更五百里禹所弼每服五百里故始有百里之封焉猶用要服之內爲九州州立十二人爲諸侯師蓋百國一師則州十有二師則每州千二百國也八

州九千六百國其餘四百國在畿內○趙商問云以王制論之畿內之國有百里有七十里有五十里今率以下等計之又有王城闗遂郊野卿大夫之采地數不在中今就四百似頗不合

荅云三代異物王制之法唐虞或不盡然堯舜之德守在四疆鄉遂有無無以言也公卿大夫有舊祿者其四百國非采地爲何王城之大郊闗之處幾何而子責急也

皐陶謨注云禹朝羣臣于會稽執玉帛者萬

國○張逸問云按左傳禹會諸侯于塗山執
玉帛者萬國外傳云禹朝羣臣于會稽防風
氏後至不與注相應何
荅云欲明諸侯守土之祀故兼用外傳內傳語
繹按此條見禮記王制正義說文嵞會稽山國語韋
氏注云羣神謂主山川之君爲羣神之主故謂之神
然則嵞山即會稽山羣神即謂諸侯與鄭意合
趙商問金縢曰若武王未終疾固當瘳信命
之終雖請不得自古以來何患不爲
荅曰君父疾病方困忠臣孝子不忍默爾視其歔欷

歸其命于天中心惻然欲爲之請命周公達於此禮著在尚書若君父之病不爲請命豈忠孝之志也 泰鑑 按此條見金縢正義

顧命東房西房

荅趙商曰成王崩之時在西都文王遷豐作靈臺辟廱而已其餘猶諸侯制度故知此喪禮設衣服之處寢者夾室與東西房也周公攝政致太平制禮作樂乃立明堂于王城

又荅張逸云周公制禮建國土中洛誥云王入太室祼是也顧命成王崩在 原注一作于 鎬京鎬京宮室因文

武更不改作故同諸侯之制有左右房宣王承亂原注斯干詩築室百堵西南其戶未必如周公之制 按書顧命正義引鄭志荅張逸語詩斯干正義兼引荅趙商語與此詞句互異而意指並同

洪範云鯀則殛死禹乃嗣興祭法鯀鄣鴻水而殛死注謂不能成其功也

荅趙商云鯀非誅死鯀放居東裔至死不得反于朝禹乃其子也以有聖功故堯興之若以爲殺人父用其子而舜禹何以忍乎而尙書云鯀則殛死禹乃嗣興者箕子見武王誅紂今與已言懼其意有慙德爲

說父不肖其罪之子賢則舉之以滿武王意也按禮記祭法正義引此此其罪下無之字

趙商問甘棠行露之詩美召伯之功箋以爲當文王與紂之時詩傳及樂記武王卽位乃分周公左召公右爲二伯文王之時不審召公何得爲伯 案趙商詩甘棠正義引此作張逸問鄭箋專指行露此誤以爲兼說二詩詳詩譜正義詩傳至之時二十四字原本誤作註文今據詩正義校正○東垣按周南召南譜正義引此本作趙商後甘棠正義更作張

逸甘棠正義引此當文王與紂之時下有謂

此甘棠之詩亦文王時事故問之云句

荅曰甘棠之詩召伯自明誰云文王與紂之時乎

張逸問何詩近于比賦興

荅曰比賦興吳札觀詩已不歌也孔子錄詩已合風雅頌中難復摘別篇中義多興按此條與下二條並見詩關雎正義其以比賦興原來不分疏解此條大意最爲明曉

張逸問嘗聞一人作詩何謂

荅曰作詩者一人而已其取義者一國之事變雅則

譏王政得失閔風俗之衰所憂者廣發于一人之本身

張逸問王者之風王者當在雅在風何

荅曰文王以諸侯而有王者之化述其本宜爲風

張逸問麟趾義云關雎之化則天下無犯非禮雖衰世之公子皆信厚其信厚如麟趾之時箋云喻今公子亦信厚與禮相應有似于麟惟此二者時關雎之化致信厚未致麟

荅曰衰世者謂當文王與紂之時而周之盛德關雎化行之時公子化之皆信厚與禮合古太平致麟之

時不是過也 按詩麟趾正義引此作不能過也

張逸問行露召伯聽訟察民之意化耳何訟乎

荅曰實訟之辭也民被化久矣故能有訟 東垣按此條見詩行露正義

小星傳裯襌被也箋云裯牀帳也○張逸問此箋不知何以易傳又諸妾抱帳進御于君有常寢何其碎 東垣按襌說文衣不重也

荅曰今人名帳爲裯雖古無名被爲裯諸妾何必人抱一帳施者因之如今漢抱帳也 侗按此條見小星

正義

張逸問箋原註何彼襛矣平王箋云德能正天下之王

然則不必要文王也

荅曰德能平正天下則稱爲平故以號文王焉

張逸問騶虞傳曰白虎黑文又禮記曰樂官

備何謂

荅曰白虎黑文周史王會云備者取其一發五豝言

多賢也鏞按此條見詩騶虞正義

張逸問豕生三曰豵不知母豕也豚也

荅曰豚也過三以往猶謂之豵自三以上更無名也

東垣按此條見詩騶虞正義引此自三上有以字

谷風涇以渭濁箋云此絕去所經見因取以自喻○張逸問何言絕去

荅曰衛在東河涇在西河故知絕去不復還意繹按此條見詩谷風正義詩地理攷引此作衛在河東涇在河西涇不在衛境作詩宜歌土風故言絕去此婦人既絕至涇而自比己志

張逸問楚宮今何地仲梁子何時人

荅曰楚邱在濟河間疑在今東郡界中仲梁子先師說魯人當六國時在毛公前按詩定之方中正義及



玉海引此作先師魯人無說字

張逸問傳曰山川能說何謂也

荅曰兩讀或言說說者說其形勢也或曰述述者述其故（原注一作古）事也述讀如遂事不諫之遂（案陸德明釋文全載此條正義所引惟至述其古事而止○何按詩定之方中正義兩引此條一全載一無末句）

張逸問呧詩箋云耽非禮之樂小雅云和樂且耽何謂也

荅曰禮樂者五聲八音之謂也小雅亦言過禮之盛和樂過禮之言也燕樂嘉賓過厚賢也不以禮耽者

非禮之名故此禁女爲之 繹按此條見詩蛹正義

張逸問平王微弱其詩不能復雅厲王流于

彘幽王滅于戲在雅何

荅曰幽厲無道酷虐于民以強暴至于流滅豈如平

王微弱政在諸侯威令不加于百姓乎 侗按此條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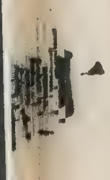
詩王城譜正義及詩地理攷

君子陽陽箋云我者君子之友自謂也時在

位有官職也○張逸問何知在位有官職又

男子焉得在房

荅曰房中而招人豈遠乎故知可招者當在位也招



之者樂官有祿而無言責苟免時耳路寢房中可用男子　東垣按此條見詩君子陽陽正義

張逸問有女同車序云齊女賢經云德音不忘文姜內淫適人殺夫幾亡魯國故齊有雄狐之刺魯有敝笱之賦何德音之有乎

荅曰當時佳耳後乃有過或者早嫁不至于此作者據時而言故序達經意　侗按此條見詩有女同車正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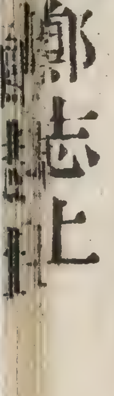
張逸問豳七月專詠周公之德宜在雅今在風何

荅曰以周公專爲一國上冠先公之業亦爲優矣所以在風下次於雅前在于雅分周公不得專之 繹按詩地理攷引此節去亦爲優矣在于雅分周公不得專之句

張逸問皇皇者華箋云中和謂忠信每懷靡及箋云懷私爲每懷和當爲私而此言忠信愚意似乖也

荅曰非也此周之忠信也已有五德復問忠信之賢人 東垣按此條見詩皇皇者華正義

張逸問常棣箋云周仲文以左氏論之三辟





之興皆在叔世謂三代之末卽二叔宜爲夏

殷末也

荅曰此注左氏者亦云管蔡耳原註鄭衆賈逵以二叔爲管蔡又此序予夏所爲親受聖人足自明矣原註周仲文蓋漢世儒者也以爲二叔宜爲夏殷之末不得爲管蔡鄭荅注左氏者謂鄭賈之說也

緜詩自西徂東箋云豳與周原不能爲西東據至時從水滸言也○張逸問豳與周原不能爲東西何謂

荅曰豳地今爲栒邑縣在廣山北沮水西有涇水從此西南行至正東乃得周故言東西云岐山在長安



西北四百里幽又在岐山西北四百里案詩緜正義及呂祖謙讀詩記引行至正東句無至字

棫樸箋云二千五百人爲師今王興師行者殷末之制未有周禮五師爲軍軍萬二千五百人○趙商問棫樸箋引常武整我六師宣王之時又此征代之事不稱六軍而稱六師不達其意

荅曰師者衆之通名故人多云焉欲著其大數乃言軍耳 按詩棫樸正義引此問荅上又此作又出乃言上有則字畤遵正義引雜問志天子巡守禮無六軍

之文二語其大意可參合而此本未錄載今附識之

趙商問生民箋云帝上帝又云當堯之時姜嫄爲高辛氏妃意以爲非帝嚳之妃史記嚳以姜嫄爲妃是生后稷明文皎然又毛亦云高辛氏帝苟信先籍未覺其偏隱是以敢問易毛之義 按詩生民正義及杜佑通典引此俱作高辛氏世妃

荅曰即姜嫄誠帝嚳之妃履大人之迹而歆歆然是非眞意矣乃有神氣故意歆歆然天下之事以前驗後其不合者何可悉信是故悉信亦非不信亦非稷

稚于堯堯見爲天子高辛與堯並在天子位乎釋按

此條見詩生民正義

序長發大禘也○趙商問云按祭法殷人禘

嚳而郊冥又喪服小記及大傳皆云王者禘

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注皆以爲祭天

皇大帝以嚳配之然則此詩之禘亦宜以爲

圜丘之祭不審云郊何

荅曰郊祀后稷以配天則以祖配其祖從出之明文

也云注皆以爲祭天皇大帝諦之大禘宜爲圜丘之

祭探意太過得無誣乎禘者祭名天人共云按詩長

發正義全載此條雖正義節引云禘大祭天人共之

荅張逸云文王承先公之業積修其德以致風化述其美以爲之法能行其本則致末應旣致其應設以爲法也 按詩譜正義引此能行其本作得行其本○繹按周南召南詩譜正義引此設以爲法下有是其不實致也句得毛本仍作能

又云文王以諸侯而有王者之化卒以受命 東垣按以上二條見詩譜正義

荅張逸云國史采衆詩時明其好惡令瞽矇歌之其無作主皆國史主之令可歌

荅張逸云風也小雅也大雅也頌也此四者人君行之則爲興廢之則爲衰 侗按此條見詩關雎正義

論語云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注云哀世夫婦不得此人不爲減傷其愛詩箋以哀爲衷以此哀爲義

荅劉炎云論語注人閒行久義或宜然故不復定以遺後 按詩關雎正義引此後字下有說字

荅趙商曰婦人有歸宗謂自其家之爲宗者大夫稱家言大夫如此耳夫人王后則不然也 按自其原本作目其今據詩葛覃正義校正

卷耳傳采采事采之也

荅張逸云事謂事事一一用意之事芣苢亦然雖說異義則同 東垣按此條見詩卷耳正義

螽斯不言興

荅張逸云若此無人事實興也文義自解故不言之凡說不解者衆篇皆然 侗按此條見詩螽斯正義

荅張逸曰行露以正言也摽有梅以蕃育人民 繹按此條見詩摽有梅正義

野有死麕無使尨也吠

荅張逸云正行昏不得有狗吠 按詩正義載此昏字

下有禮字

荅張逸云雎鳩求牡非其耦故喻宣公與夫人 繹按此條見詩匏有苦葉正義

詩序旄邱責衛伯也○衛是侯爵而爲州伯

張逸疑而問

荅云實當用伯而侯德適任之何嫌不可命人位以德古亦然也 繹按王制正義引此意同而詞稍異

荅趙商曰狄人入衛其時明然戴公廬漕及城楚邱二者是還復其國也許夫人傷宗國之滅又閔其民欲歸行其野視其麥是時之憂思乃引日月而不得

歸責以冬夏與誰因誰極未通于許夫人之意也東垣按此條見載馳正義

淸人刺文公詩也文公厲公之子淸人當處卷末由爛脫失次厠于莊公時

荅趙商曰詩本無文字後人不能盡得其次第錄者直錄其義而已

荅張逸曰稅法有常不得薄今魏君不敢于民惟食園桃而已非徒薄于十一故刺之東垣按詩園有桃正義引此十一脫去一字

伐檀傳云熟食曰飧箋云飧讀如魚飧之飧

荅張逸云禮殯襚大多非可素不得與不素殯相配故易之也　侗按此條見詩伐檀正義

采苓傳采苓細事也首陽幽辟也細事喻小行也幽辟喻無徵也箋云興者喻有似而非

荅張逸云篇義云好聽讒當似是而非者故易之繹

按此條見詩采苓正義

魚麗序云文武以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

荅趙商云于文武時兄弟失道有不和協之意故作詩以慼切之至成王之時二叔流言作亂罪乃當誅

悔將何及未可定此篇爲成王時作原註趙商據魚麗之序而發問則于時鄭未爲譜故說不定也後爲此譜則次定爲成王時也

荅趙商云凡賦詩者或造篇或誦古繹按此條見棠棣正義

車攻傳曰戰不出頃田不出防

荅張逸云戰有頃數不能盡其多少猶今戰場者不出其頃界田者不出其防也東垣按此條見詩車攻正義

荅趙商云衛武公居殷墟故用殷禮君子行禮不求變俗祭祀之禮居喪之服哭泣之位皆如其國之法

故衛稱殷禮 按詩賓之初筵正義引此衛武公居殷墟作衛殷之畿內

大車傳以菼爲騅箋以菼爲薍似易傳又言其青者如騅復似從傳張逸疑而問之荅云騅烏青非草名薍亦青故其青者如騅

荅趙商云諸侯入爲卿大夫與在朝者異各依本國如其命數 按此此與前條並見大車正義而無衣正義亦引此條○釋按大車無衣正義引此在朝下皆有仕字

孫晧問麥八十二月斬冰即以其月納之七

月言三之日納于凌陰四之日卽出之藏之
既晚出之又早何
荅曰夏十二月取冰二月開冰四月班冰是其常也
藏之既晚出之又早晚者建寅乃藏與此周禮十二
月藏冰較遲一月故出之早者四月夏之二月出冰
與周禮同今豳土晚寒故可夏正月納冰夏二月仲
春太簇用事陽氣出地始溫故禮應開冰先薦寢廟
按詩七月正義周禮凌人正義與冢宰序官正義並
節引此條大略相同惟豳土晚寒序官正義作豳土
寒故七月毛傳亦有豳土晚寒之文陸德明經文云

曉節而氣寒孔逹又引鄭志荅張逸云曉溫亦曉寒則曉字非可節去其爲傳寫脫落無疑此本未錄載荅張逸原文並附識以備攷

趙商問王日一舉鼎十有二物皆有俎是爲三牲備焉商按玉藻天子之食日少牢朔月太牢禮數不同請問其說 按周禮膳夫正義引此作請聞其說

荅曰禮記後人所定 原注一作集 據時而言或以諸侯同天子或以天子與諸侯等所施不同故難據也 原注一云禮數不同王制之法與周異者多 原注一云與當以禮違者多 難以據也

經爲正 按詩鴛鴦正義引此荅詞節去據時而言四字

荅張逸云商子之言非毛公後人著之 東垣按此條見詩絲衣正義

絲衣序繹賓尸也高子曰靈星之尸也

趙商問傳曰凡土功水昏正而栽日至而畢

召誥于三月之下營洛不依禮之常時

荅云傳所言者謂庸時也周召之作洛邑因欲觀衆殷樂之與否則由欲觀民之意故不依常時也

僖四年傳云五侯九伯

荅張逸云五侯侯爲州牧也九伯伯爲州伯也一州一牧二伯佐之太公爲王官之伯二人共分陝而治自陝以東當四侯半一侯不可分故言五侯九伯則九人若征五等諸侯九州之伯是天子何異乎云夾輔之有也 按禮記王制正義引此云若征五等諸侯九州之伯何夾輔之有太公爲王官伯分主自陝以東不可分爲四侯半故稱爲五侯四州有八伯畿內有一伯故爲九伯其大意同而文有異○東垣按左傳僖四年正義但引鄭康成以爲周之制每州以一侯爲牧二伯佐之九州有九侯十八伯太公爲東西

大伯中分天下者當各統四侯半一侯不可分故言五侯其伯則各有九耳蓋稍變其文故不言鄭志荅張逸云云

坊記引燕燕詩注以爲夫人定姜之詩

荅炅模云爲記注時就盧君先師亦然後乃得毛公傳記古書義又且然記注已行不復改之 繹按盧君盧植也先師張恭祖也○鑑按坊記正義引此作荅炅模云注記時執就盧君後得毛傳乃改之

禮器云詩云匪革其猶聿追來孝注云革急也猶道也聿述也言文王改作者非必欲急

行己之道乃追述先祖之業來居此爲孝

苔靈模云爲記注之時依循舊本此文是也後得毛詩傳而爲詩注更從毛本故與記不同　按靈模與前炅模當是一人或後來傳寫者避宋太宗諱不書炅或誤炅爲灵因作靈而未會畫一遂彼此岐異禮記注疏刊本于坊記正義作炅于禮器正義亦作靈似沿誤已久此姑各仍其舊○繹按炅靈古皆有姓廣韻十二霽桂後漢城陽炅有炅橫有四子一守墳墓姓炅一子居徐州姓香一子居幽州姓桂一子居華陽姓炔此四字皆古惠切又通志畧云靈氏子姓宋

大夫子靈之後也文公之子公子圍龜字子靈以字爲氏或曰齊靈公之後以字爲氏者左傳更有靈輒

○侗按吳模靈模荅語文稍異而意悉同皆述禮注詩傳之異孔氏正義因坊記注與詩不同因牽引鄭志辨禮器一條稍變其文而禮器正義又因吳譌爲灵改書作靈非必別有一條也後人綴集是書因析爲二

鄭志卷上



